

## 沈自晋与《望湖亭》

林雪珍

(厦门大学中文系, 厦门, 福建, 361005)

**摘 要:**明代沈自晋《望湖亭》是明清传奇史上一部具转折意义的作品,其关于古典戏曲结构、人物性格喜剧性、文辞音律等理论的精妙阐释,对明清传奇创作和理论总结产生了巨大影响。尽管如此,戏曲研究者对此却不够重视。本文拟从作品的全面深入分析中肯定它在明清戏曲活动里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沈自晋 望湖亭 戏曲结构 性格喜剧性 文辞音律

南曲谱《广辑词隐先生增定南九宫十三调词谱》(即《南词新谱》)乃依承沈璟曲谱成规而又创造性地增辑大量的时调新曲而成,流传至今,已成为曲谱研究史上一部价值非凡的曲学珍贵文献。编者沈自晋亦因此成为一代曲学大家,但其戏剧作品相对却少受人关注。其实,他也是剧作家,共著传奇三种:《望湖亭》、《翠屏山》(今存)、《薈英会》(仅存佚曲)。在当时皆盛演不衰,以《望湖亭》最甚。据沈自南《鞠通乐府·序》,剧本演出时“观者如堵,坐中击节,疑大手作,非古名家不能,恨不得拜其下风”,汤显祖看了后,“亦击赏无闲言”,而一时词曲家如范文若、卜世臣、冯梦龙、袁于令等对之亦十分推崇。

《望湖亭》以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七)中《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为蓝本,讲述了万历年间发生在吴江的一个真实故事。吴江财主颜秀奇丑,却甚爱美色。一日携友共游洞庭,偶遇少女高白英,迷其貌美,魂不守舍,急求友人尤少梅做媒。但高家仅此一女,视若掌珍,定要面相女婿。颜秀自知貌丑才短,委实难中高家之意,无奈告求于寄食己家的表弟钱万选,令其代往相亲,万选无奈应允。万选风流倜傥、满腹经纶,甚中高家之意,亲事遂成。孰料高家为夸耀乡里,定要新郎亲自迎娶,颜秀无奈,只得再次请万选代往。不料返程时,洞庭湖上风浪大作,舟船无法过湖。为不误良辰,高家决定在其家完婚。钱万选百般推阻无效,被迫与高白英入了洞房,但秋毫无犯!三天后风雨平静,钱万选携新娘同归。望湖亭上颜秀日候夜盼,听闻万选已代他拜堂成亲,怒火中烧,痛打钱万选,高家遂以骗婚一事状告颜秀。真相大白后,县官成全了钱万选与高白英的百岁姻缘。传奇与小说相比,情节出入不大,但有部分增加:多出文昌帝君、玉皇显灵,天定钱生姻缘功名;又加颜婢小正主动求配钱生;此外又设婚宴上“戏中戏”,搬演柳下惠坐怀不乱事;剧末钱生高中后又为颜秀谋前程。如此变动,虽反映了作者思想中宿命论的局限性,却使剧本更添喜乐色彩,结构更加一气呵成。

众所周知,明传奇结构素有拖沓、迂缓之通病,伟大如汤显祖,亦难免有“临川作传奇,常怪其头绪太多”之讥。其时虽有臧懋循、王骥德等强调结构之重要性,然终难得重视。沈自晋却首先跨出了探索性一步。李渔说:“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原其初心,止为一人而设。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终,离合悲欢,中具无限情由,无穷关目,究竟俱属衍文;原其初心,又止为一事而设。”(《闲情偶寄·词曲部》)总览《望湖亭》,虽头绪万千,却专为颜秀一人而设,特为骗婚一事而铺陈。颜秀貌陋才薄偏图娇妻、高家择婿定要亲试才貌两相碰撞、扭结,既避免了一览无遗的平铺直叙,又集巧合、突转、误会、双线、拖延等喜剧手法于一体,排场铺叙起伏转折、关目安排跌宕迂回,使全剧忽而山重水复,忽而绝处逢生,观之,如行山阴道上,目之所及,美景炫然,终无余暇。

从颜秀洞庭湖艳遇,到和尤少梅设计骗亲,让钱万选冒名相亲,一直到钱万选再次冒名迎娶,情节

收稿日期:2001-11-23

作者简介:林雪珍,女,厦门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依循颜秀的“阴谋”顺利进展,几有直奔结局之势。但就在载丽而归的关键时刻,迎亲船为风浪所阻,致使重重巧合步步紧逼,剧情突转接踵而来:假新郎被迫与真新娘完婚,令颜秀同钱万选措手不及,同入喜剧彀中。《盼棹》、《合卺》、《踏雪》、《达旦》,齐整的双线并进结构、鲜明的悲喜对比手法,细微描画出两人同是度日如年而意蕴迥异的感受。一边是颜秀寝食难安、坐卧不宁,呆盼迎船归来:“【一江风】雪花飞,搅得我心间碎,且走向湖边觑,步难移。这的吼地寒飈,何处把仙舟滞?只见高高簇浪堆,高高簇浪堆,又怕层层结水衣,早是白茫茫不见个山儿意。”一边是万选心急如焚、如坐针毡,捱到天亮:“【北新水令】(生)没来由惹动一天愁,向谁行说将机彀,(做不得)双鸾栖树底,(恰便似)小鹿撞心头。”一边是颜婢小正对颜秀焦灼不堪心情的调笑,另一边则是真新娘对假夫婿面无欢颜的猜疑;望湖亭上颜秀等得眼昏耳塞,误以酒标、浪声为归舟之音,而洞房中一对新人却相对默默、坐听更漏。精致的双线结构,在南戏《琵琶记》中表现为两地乐忧迥异的场景铺排,在《红楼梦》中则集中于黛玉临逝、宝玉娶亲的悲喜对照,但二者皆追求一种使悲者愈悲而喜者更喜的艺术效果。但此剧不论忧喜都导向:增强表演戏剧性、喜剧性的同时,使观众以清醒的取乐心理和审美期待来关注真相大白于天下的一刻。

本来在洞房中钱万选已鼓足勇气要说明真相,作者却笔锋一转,将“结”拖延到《激怒》一场中解之。颜秀历尽煎熬,盼到迎船归来,却闻知新娘已和万选合卺,顿时气煞,破口大骂:“天杀的你,好快活啊。”继而大动干戈:“【扑灯蛾】打着贼贱胎,此事怎生算。(小乙)钱相公不动弹,(颜秀)咄,饿狗见糠时哪些个坐怀不乱也。(万选)不要打,待我说。(颜秀)说么,你将人来戏玩不思量,天理难瞒。(小乙劝介)钱相公是个好人。(颜秀)好人么,假乖张,一心欺漫。(又打钱万选)(万选叫介)救人。(小乙劝介)斯文人打不起的。(颜秀)偏要打这些卖弄斯文,打着他才如子建貌如潘。”三人一唱一和一答中,颜秀自暴其丑。其不容高员外一声责问揪住便是一顿拳打脚踢,待高员外明白真相后,一怒之下又气撞尤少梅,百般责打。一场喜人的迎亲场面立刻变成了一幕人人喊打,个个骂世的闹剧。剧情亦在如此层层推进、环环相扣中走向高潮,最终在一片哄闹声中解开久悬之“结”。

《望湖亭》总体布局上呈现的这种一波三折又兼备罕见之严整美感,不仅避免了明传奇布局的通病,亦为吴江派余波乃至清代的传奇创作树立了重主脑、扣经穴的整体美典范!李渔以为传奇乃无奇不传,非但所传之事要新奇,甚至于戏场关目也要出奇变相,令人不能悬拟。沈自晋显然深谙个中三昧,且将创作与对观众“求新、求趣、求味”的审美心理的体悟融于一体,浑然无痕。原可单线直笔叙述的情节,让高家遵从时俗送女上门,作成颜秀一段姻缘,却偏取双线曲笔慢说缓叙出来,造就颜秀癞蛤蟆难得天鹅肉,终为他人作嫁衣的喜剧性。如此惨淡经营,只要观者在徐徐展露的喜剧性画面、结构前窥见人物性格,心理变化的全过程。

在沈自晋生活的年代,剧坛上出现了不少表现冒名顶替的喜剧和闹剧:王衡的《郁轮袍》中有一个名叫王推的秀才冒名王维到处招摇撞骗功名;吴炳的《绿牡丹》中有车本高、柳希潜窃取他人诗稿妄图骗娶沈翰林的女儿;阮大铖《燕子笺》中的鲜于佶不但骗娶了状元的功名,甚至差点儿骗娶了主考官的女儿……同样无才无貌的颜秀会厕身其中也是一种必然。在《自嗟》这出戏中,颜秀之丑,刻划得可谓淋漓。丫鬟小厮们称其为丑汉鬼脸,不忍终日见他,连高家丫鬟也数落他,说若遇上他这大魔头宁可独眠,既使一万年没有老公,也不要嫁这丑汉,甚至他也自暴自弃说:“怎奈庞儿忒齷齪,千圈万圈总一麻,不黄不白难收捉。”明知自己丑,却偏不服气地反复照镜,因此便产生了一种极具戏剧性的效果。看颜秀三番照镜:“自古道求人不如求己,俺颜伯雅不是爷生娘养的?不过一般眉眼,待我把镜儿照一照,或者照些好处来。”“镜儿,镜儿,这段姻缘都在你身上。”他卖劲地把镜磨得似冰轮破,对着将双睛儿打睨,一个鬼脸,把自己吓了一跳:“啊呀!委实看不中哩!怪道这些人动不动叫我是一个丑汉,将混名儿唤俺非讹。”第二次天真地盘算洗净脸再照一回。可洗却浮尘积垢的一张麻脸却越发不堪入目,只好无奈地自我安慰“若是天生个如玉貌呵,总教他乱头粗服美如何!”他希望华美的新装能稍稍弥补

一下缺憾，结果却“一发不妙，说甚么新标惊座，抵多少唬鬼妆傩”。容貌的鄙陋在绚烂衣裳的衬托下愈发令人作呕，甚至他自己都怀疑有鬼魅躲在衣裳里作祟！平实本色的曲词展示了三番照镜过程中颜秀从满怀憧憬到惊丑，而终归于失望怀疑的心理历程，细致入微又妙趣横生。联想到李渔《奈何天》中“惊丑”一幕情景，一群顾影自怜又自嘲自怨的丑汉，立现眼前，观者能不抚掌大笑！

正如董解元《弦索西厢》里宣称的那样：“从今至古，自是佳人，合配才子。”中国戏曲史上的婚配模式历来是郎才女貌、才子佳人。即使如清代李渔《奈何天》为了翻新出奇，写一丑男娶三美女的故事，最后也是让这男子因仗义疏财而感动天帝，一夜之间形影大易，才得以一夫而坐拥三妻、欢喜又团圆，因此仍不出才子佳人模式。颜秀外表的丑和其爱美的自觉性本足以使他具备悲剧或正剧主人公的素质，但因为才子佳人创作模式的过度浸染，滑入沈自晋艺术视野中，他最终成了喜剧中被讥讽的对象。作者紧扣“丑”字，以一系列可笑事件如照镜（自嗟）、盼棹、踏雪、激怒等，剥茧抽丝般逐步挖掘出人物身上的喜剧性因素：有自知之明又不能持之以恒，自作聪明设计精密骗局却沉稳不够自卖其乖，事败后又能自我安慰！易言之，正是颜秀性格上的缺陷构成了人物的喜剧性、进而水到渠成，使人物“欲为之事”容纳了摇曳多姿的喜剧情势，真正达到了“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的妙境。

如前所述，传奇比之小说在结构上多出了钱生为颜秀谋前程一事，这并非随意之举，恰恰切实关系到全剧独特的审美情趣问题！黑格尔说过，喜剧性一般是主体以非常认真的样子，采取一系列周密的计划，但因其所实现的目的本身是渺小空虚的，与人物性格相矛盾的，所以在意图失败后，主体并不感到异常痛苦，当他认识到这种痛苦后，也高高兴兴地不把失败放在眼里，觉得自己超越于失败之上。尽管颜秀竹篮打水一场空，可他并不因此而悲痛欲绝，反而在万选为其谋办了前程后连称造化！正是黑格尔对喜剧性阐释的中肯验证。进而言之，这个人物身上的自慰与超然姿态，正抵消了其悲惨结局可能引发的观众的心酸或怜悯之情。而作者对其居高临下的调笑态度在剧末借县官明断之机展示：“既不合设骗局于前，又不合奋老拳于后，事已不谐，姑免罪责，所费聘仪合助钱生，以赎一击之罪。”温和的鞭挞冲淡了观众原有激烈的剧场反应，使全剧满溢着一种轻松、嬉笑、诙谐氛围。

如果说颜秀的喜剧性源于其性格的缺陷，那么不难看出，钱万选则更多地因其身份的尴尬激发出人们善意的笑。家境的贫寒，使之不得已寄人篱下；为委曲求全，聊以度日，又违心应了承颜秀无理之求；欢天喜地的小登科，却饱尝假冒之苦。正因其心地纯良，毫无邪念，《合套》《达旦》两出才可能将其进退维谷不得动弹的尴尬窘境的喜剧情趣毫不遗漏地表现出来。剧作虽对他软弱、忸怩作态的缺点不乏揶揄，然窘境中显示的端方正直品质则更多地赢得了作者乃至观众的赞美和祝福，最终令他“洞房花烛、金榜题名”二者兼得。

“传奇原为消愁设，费尽杖头歌一阙。何事将钱买哭声，反令变喜成悲咽？惟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举世尽成弥勒佛，度人秃笔始堪投。”（《风筝误》）借用李渔的诗来概括沈自晋《望湖亭》的创作全貌也许不为过。这部具荒诞色彩的阴谋喜剧恰如其分地调动了一切喜剧性因素，于大处注重结构的变化多端，于小处又长于用工笔手法描摹人物性格、心理及所处环境的情势，并赋予二者轻松的喜剧特质，而且结构和人物互为经纬表里，流畅舒展一气呵成。在吴江派乃至明清传奇的曲苑艺坛中确为难得一见的佳作。无怪人赞其作：“锦囊彩笔，随词隐为东山之游，虽崇尚家风，著词斤斤尺牍，而不废绳简，兼妙神情，甘苦匠心，朱碧应度，词珠宛如露令，文冶妙于丹融。”在消除吴江派、玉茗派于文辞音律争论中各执一隅的弊陋之余，又为李渔“结构论”的总结开拓了一片实验地，功绩卓著，实不可没。